

詩情書意——《詩經圖譜慧解》

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之五

盧錦堂 ◎ 國家圖書館退休同仁

慧解詩圖稿未傳，以經證史間書年。
易於興感足供賞，持誦關雎活手邊。



· 《詩經圖譜慧解》

正文卷端首行於書名卷次下，記「刪後正脉」四字，次行署「長洲高儕鶴蓼莊父撰述」。接於正文有著者後序，首稱「詩譜之始作也，觸於魏仲初之詩脈，及凌濛初聖門傳詩嫡冢二書（案俱明人所著），遂自庚午（康熙二十九年，1690）至丁亥（康熙四十六年，1707），績思程課，得就粗稿。至己丑（康熙四十八年，1709）冬，增修始畢，前後屈指已二十餘年」云云，卷十尾題後，又記曰：「康熙五十二年癸巳（1713）五月十日長洲高儕鶴重訂畢」，自「得就


粗稿」，經「增修畢」，至此「重訂畢」，可稱第三次稿，但其中圖繪多有著色未完成者，知非定本。足見著者不苟於撰述。

書名中的「圖」、「譜」各何所指，正文前〈詩經圖譜目〉於題下即注稱：「圖狀其情也，譜彙子夏、子貢、申、毛、韓、鄭、朱子及各傳家而合參者言。」而著者對詩旨的詮釋，於正文前的〈後愚詩說〉，即其自序中，亦明白表達所採取的說法：「詩之有序與傳也，猶易之有象、象、文言，春秋之有三傳也。如序、傳可廢，詩之原委，茫然無端，亦何從摹狀其性情、窺尋其體貌乎？」因此，「于說詩之意，不背乎朱子；序詩之由，必附以序傳，庶好古者不致執卷而坐暗室矣。」又，「茲于篇什之倫次，仍依集傳，于序、傳二書，用以參詳。」可見著者大抵折衷於子夏小序、子貢詩傳、朱子集傳諸家之間。

爲使詩旨更爲彰顯，〈後愚詩說〉中繼而提及：「詩既各有所指矣，比閱竹書、春秋三傳，具有實事，遂用綱目例，標之章句之首。而確有可證者，間用編年，蓋以經證史，以史合經，彌復較然。」再者，接著〈後愚詩說〉的，有〈詩義參詳〉，列引用書目108種；其次又有〈詩經圖譜慧解引義〉，包括古今源流辨、詩家源流、論序、論樂歌、論子貢諸篇，提供讀



者重要論題資料，以便研究。此外，要說到最吸引人目光的，當推書中繪圖：二南凡18圖、變風凡36圖、小雅凡18圖、大雅凡10圖、三頌凡6圖，圖後附文，堪稱圖文並茂；彩繪完全者尤為精彩，可謂賞心悅目。〈詩經圖譜目〉開始即說明：「三百篇中惟賦體可以入圖，興比體皆屬虛象，然以意逆志，以備興感之由，他如淫奔離亂之什，概不登焉。」著者於卷一的二南18圖目後又表示：「三百篇之繪圖也，其來舊矣，曾覽類書、畫譜，載宋孝宗朝命工部侍郎馬和之繪三百篇圖，因做其意，以取其易於興感者列各卷之首，以備古人遺義，俾詩篇之全旨而玩味不厭焉。」則知詩圖所取材大抵不離傳統詩教。〈後愚詩說〉最後結語亦強調「詩之附以圖譜也，亦風人之餘致也」，「使為臣見而感、為子見而慕，且于圖陳稼穡之艱難，而勞人思婦宛然在目也，寧惟是悅心之助云爾」。

書末附〈家訓〉，仍不忘「興感」，以為「今人儲仇（英）、唐（寅）畫一幅，懸之，見聞不加益，學問不加長，性情不終移」，實在不如此編，耗時二十餘年，窮稽博考，彰明聖賢正旨，「使文人學士之心，一見而生興感，且山川風物，展卷而得異趣，寧非千古以來之珍賞乎」？著者亦因而視此編為「傳家世寶」，他在〈家訓〉上說：「不可假借於人，致遺失污損，令渠無限苦心為不肖子孫輕擲也。」又說若遇適宜時機，不反對刊刻行世，但規定：「不可攙入俗解，先此真面目也。」其對此編的重視，不難想見。說來，這部讓人驚喜的佳作之能入藏本館，似乎頗經一番波折。戰時，協助本館前身中央圖書館蒐購珍貴古籍的「文獻保存同志會」成員鄭振鐸，於民國29年5月1日寫給另一成員張壽鏞的信中，提及此編，說：「中國書店又交來《詩經圖譜》一部，計十二（疑為「二十」之誤）冊，繪畫甚佳，是『美術』品，非僅『著作』也。初索價甚昂，經數日之接洽，大約可以八百元收之。如嫌過昂，則還之可也。惟彼輩擬整寧（南京），售之某奸，故甚躊躇，不欲放手。乞鑑閱並裁決。」想必後來裁決收購，故現藏本館善本書庫。幸甚！險甚！

· 《詩經圖譜慧解》

10卷20冊/（清）高儕鶴撰/清康熙間著者第三次手稿本/特藏編號00301/版匡高19.8公分，寬14.8公分。四周單邊。每半葉9行，行22字。版心白口，下方刻「高子撰錄」字樣。